



蔣興哥會意陳休衫



陳御巧助叙
史金



徐老僕義成家
憤
題

王玄氏



蔡小姐
忍辱
報仇



繪圖今古奇觀卷四

第二十一回

老門生三世報恩

話說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才人。覆姓鮮子。名同字大通。十二歲過繼。應不期才高數奇。科科總不得朱衣點頭。到三十歲上。就該出貢。他是個有志才的。這貢途前程。他不屑就的。又想窮秀才家。虧這庫銀做個讀書本錢。若出了學門。去了這項束路。還要坐監。反化盤費。算計不通。偶向朋友露了此意。那下手該貢的人來。講究求他。願謝銀兩。鮮子同得了利息。以為得計。第一次是個情。第二次是個例。人人爭先要貢。鮮子同自三十歲。議起一直讀到五十歲上。到了此時。連小考也不利了。至天順六年。鮮子同已是五十七歲。鬢髮蒼然。遂擠在後生隊裏。該文讀。那些後生。或以為怪物。望而避之。或以為笑具。就而戲之。這且不表。却說興安縣知縣姓謝。字順之。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。少年科甲。聲價甚重。只有一個毛病。愛少惡老。其年鄉試。宗師行文。命縣裡錄科。謝公將合縣生員考試。彌封試卷。從公出題。暗地裡拔取個首卷。十分得意。及至拆號唱名。只見一人應名而出。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。笑具鮮子同。合堂秀才哄然大笑。謝公亦覺無趣。胡亂將試卷拆完。幸而除了第一下面俱是少年英俊。茲故已畢。悶悶回宅去了。鮮子同雖是名士。因淹滯了多年。今日考个案首。倒也有興。到學使考試。又取上了。便去省赴試。眾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。只有鮮子同終日遊玩。到了八月初七。大吹大擂。迎取試官進貢院。鮮子同見謝公正微。聘做禮記房考官。自己為遇合湊巧。誰知謝公心裡却道我取个少年門生。後有長進。房師也靠得着他。我科考錯取了鮮子前輩。惹人笑話。如今開卷。但是文字整齊。多是宿學。不要取他。只揀嫩嫩的口氣。亂文的文法。定是少年初學。算計已定。如法閱卷。取了幾個。略有筆資的。呈上主司。主司都批了中字。到八月二十八日。主司各經房廉官。在至公堂之

上拆卷填榜。禮記房首卷。恰是桂林府興安縣廩生鮮于同。那五十七歲的怪物。笑天且僥倖了。副公驚其不止。遂稟主考官道。鮮于同年紀太高。置之魁列。恐無以服後生。重職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匾額道。此堂名為至公堂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惡乎。不肯更換。判定第五名正魁。副公無可奈何。那鮮于同原是年老宿學。如何反投其机。原來鮮于同見副公入簾。自喜遇合有幸。同寓多吃了几盃生酒。進了場屋。破腹瀉泄起來。勉強進了三場。草草完篇。自謂必無中式之理。誰知副公倒不要整齊文字。以此占了高魁。也是命該如此。當日鹿宴罷。各房師見了明生。無不歡喜。惟副公不悅。及明年會試。鮮于同雖然落第。還不歇志。回家讀書。尤覺有興。轉眼三年。又到會試之期。鮮于同時年六十一歲。進京應試。夜間做了一夢。夢中見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。下面却填寫詩經。不是禮記。鮮于同原無經不通。信了夢中之言。就改了詩經應試。事又湊巧。副公為官清正。行取到京。教授禮科給事中。是年又進會試。經房想道。我兩次錯取了鮮于同。如今會試他年紀更加老了。吾如今不要看禮記。故改了看詩經卷子。那鮮于同中不與中都。不干我事。比及入簾開卷。又想道。天下舉子。像鮮于同者。非止一人。倘再中了別的老兒。也是不好。我想大凡老儒。經旨必然明透。後生家經旨必然不精。如今止以筆為主。經旨不甚肯居者。就是少年之輩了。閱卷進呈。到揭曉時。詩經五房首卷。列在第十名正魁。拆號看時。剛剛又是桂林府興安縣鮮于同。副公看了。目瞪口呆。又想道。鮮于同原是禮記。怎又改了詩經。及至來調叩其改經之故。鮮于同將夢說了一遍。副公嘆息道。真進士也。自此師生之誼。反覺厚了十分。殿試過了。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。得選刑部主事。副公在禮部衙門。直言敢諫。因奏疏中觸犯了大學士劉吉。被劉吉尋個過失。發交刑部問罪。那刑部官員。个个奉承。只劉吉欲置之死地。幸而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。又糾合同年。在各衙門懇情。副公方得從輕降處。副公道。我如不中。只个老門生。今日連性命也難保。乃往鮮于同寓所拜謝。鮮于同亦見

使道門生受恩師三次知遇。今日小小效勞。尚未報其萬一。說罷遂令人擺上酒肴。二人懽飲而別。此後鮮子同在部中住了六年。應選知府。吏部重他才品。要選个好缺委他。偶然有一信至。說是台州府仙居縣劉公的公子劉敏。其與豪戶查家爭地墾界。嚷罵了一場。查家走了一個小廝。賴公子打死告官。劉公子無力對理。因父賴鮮子同的力。不但免罪。且仍舊當居官。他便脫逃在父親任所去了。縣官因人命情真可疑。差人來提把家屬監了幾個。合家驚怕。鮮子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。央人討只地方。吏部允了。即將鮮子同推陞台州府知府。及到任三日。豪家知新太守是劉公廩生。必定偏向。先在衙門謠言放刀。鮮子同得為不知。劉家訴冤。亦佯為不理。差差的當捕人緝查查家小廝下落。務在必獲。約有月餘。將小廝在杭州拿到。鮮子同太守當堂訊明。係自逃走。與劉家無干。遂將小廝責收。查家具收領去。劉家人即行釋放。然後親往政所查看。籍東查家知理虛。恐怕吃虧。一面央人情到太守處說方便。一面又央人到劉家講和。劉家見事已明。也不欲結冤。鮮子同太守准了和息。將查家薄加責罰。由詳上司。兩家無不心服。鮮子同寫一書信。差人往雲南回復劉公。劉公大喜。遂寫一謝啟。遣兒子敬共寄回。到府拜謝。鮮子同見了。酒席款待。復勸公子讀書。鮮子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。聲名大振。陞任嚴甯道。又累陞河南廉使。年至七十有餘。精力倍加。遂推浙江巡撫。乃擇日到了省城。此時劉公因病目致仕在家。聞鮮子同又做了本省撫台。領十二歲孫子。親至浙江謁見。鮮子同迎進私宅。行師生禮相會。劉公呼喚了孫子。見了道老夫受了活命之恩。太子又蒙昭雪。恩同覆載。今老夫病廢。太子攻書無成。今有此孫。名叫劉悟。資性明敏。攜來相托。萬望青目。鮮子同道。門生衰老。已非仕途中人。所以強顏而求者。正為恩師之德未盡酬報耳。今老師以令孫相托。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。鄙意欲留令孫在嚴衙。同小孫輩課業。未知恩師意下如何。并能放心否。劉公道。若蒙教訓。未倦。老夫死亦瞑目。住了兩日。劉公自別去了。那劉悟在撫衙讀

書。賢性過人。是年文宗按臨。鮮于同力荐神童。入學補廩。仍在衙中勤學。三年之後。學業已成。鮮于公將俸銀三百。贈與訓悟作筆硯之資。親送回家。適值剛公三日前身亡。鮮于公哀重已畢。問公于道。老師臨終。有何遺言。訓悟共道先父遺言。適自已不幸。少年登第。因而賤老愛少。偶然暗中收取了老公祖大人。後來許多少年門生。俱不得力。全虧老公主大人。始終看視我世子孫。不可怠慢老者之士。鮮于公笑。遂下宮三報恩師。喜宴天下人。曉得扶持老成人。也有用處。不可愛少而賤老也。說罷作別回省。上表告老還鄉。日以課孫為事。後八年。長孫鮮于通鄉試高魁。赴京會試。恰訓悟是年中舉。也到京中。並寓一處。此時二人俱各歡喜。比及揭曉。同年進士。互相稱賀。鮮于同自五十七登甲。歷任三十餘年。又看了孫子科第。至九十七歲。方才壽終。故此至今浙江人。年大讀書。往往有晚達者。後人有詩數云。

功名何必苦奔忙

遲早須臾在上蒼

但學蟠桃能結果

三千餘歲不為長

第三十二回

鈍秀才一朝交泰

蒙正家中忽貳貳臣担上書聲。丈夫失意惹人輕。才入榮華得慶。紅日偶然陰翳。黃河尚有澄清。浮雲眼底總難憑。牢把腳跟立定。

只首西江月。大概說人窮通有時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。而自退其能。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。而自墮其志。唐朝甘露年間。有个王涯丞相。官居一品。權壓百僚。童僕數千。日食萬錢。說不盡榮華富貴。其府第廚房。與一僧寺相隣。每日厨中洗鍋淨盥之水。傾向溝中。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。寺中老僧出行。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。大若雪片。小如玉片。近前一看。乃是上白米飯。王丞相厨下鍋裡盤裡洗刷下來的。長老合掌念聲。阿彌陀佛。罪過罪過。隨口吟詩一首。

春時耕種夏時耘

粒粒顆顆廢力勤

春去細康如割玉

炊成香飯似堆銀

三餐飯飽無餘事

一口飢時可添食

堪嘆海中狼籍甚

可憐天下有窮人

長老吟詩已罷。隨呼火道人。將灰簍撈起溝中殘飯。向清水河中洗出污泥。攤于篩內。日色晒乾。用大缺收貯。且看幾時滿得一缸。不勾三四個月。其缸已滿。兩年之間。其積得六缸有餘。那王丞相。只道千年當貴。萬代榮華。樂極生悲。一朝觸犯了朝廷。合門待執。未知生死。其時賓客盡散。奴僕逃亡。倉庫盡為仇家所奪。王丞相親至二十三口。米盡糧絕。捱飢忍餓。啼哭之聲。聞于隣寺。長老聽得。心中不忍。只得一牆之隔。除非穴牆可以相通。長老將缸內所貯飯乾。浸軟蒸而饋之。王丞相吃罷。甚以為美。叫婢子問老僧。他出家之人。何以有此精食。老僧曰。此非貧僧家常之飯。乃府上滌盥洗盥之飯。流出溝中。貧僧可惜有用之物。棄之無用。將清水淘淨。日色晒乾。留為凶年貧丐之食。誰知今日仍濟了尊府之急。正是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王涯丞相聽了。嘆道。吾往昔暴殄天物如此。安得不敗。今日之禍。必然難免。其夜遂伏毒而死。當初富貴時節。怎知道有今日。正是貧賤常思富貴。富貴又履危機。此乃禍過災生。所以自取其咎。假如今人貧賤之時。那知後來富貴。即如榮華之日。豈信日後苦楚。如今在下再說先憂後樂的故事。列位看官。們內有一个跨下忍辱的韓信。妻不下衽的蘇秦。听在下說只段評話。各人回去了。硬挺着頭。遇日以待時來。不要先墮了志氣。有詩四句。

秋風衰草未逢春

尺蠖泥中也會伸

畫虎不成君莫笑

安排牙爪始驚人

話說前朝天順年間。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个宦家。姓馬名萬群。官居吏部給事中。因論太監王振專權。誤國削籍為民。夫人早喪。單生一子。名曰馬仕。表字德福。十二歲遊庠。聰明飽學。說起他聰明。就如顧子淵。聞一知十。就論他飽學。猶如虞世南。五車腹笥。真个文章蓋世。名譽逼人。馬給事愛惜如良玉。美金。白不必言。里中只此富兒郎。一來為他是黃門的貴公子。二來道他聰明之才。早晚蜚黃騰達。無不爭先奉

承其中更有兩個人。奉承得緊要。真不是

冷中避暖。閑裡尋忙。出外必稱弟兄。便錢那問你我。偶過店中美酒。請飲三盃。才誇妓館容。故代包一

月。報勝捧。虎猶云手有餘香。隨口踢痰。恐其人先着脚。說不盡諷笑。骨肩。只少个出妻獻子。

一个叫黃勝。綽號叫黃病鬼。一个叫顧祥。綽號叫飛天炮。仗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。都是富厚之家。目不

識丁。也頂个讀書虛名。把馬德稱做個大善。隨供養。扳他日後富貴往來。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。被以礼

來。此以禮往見他殷勤。也就與之為友。黃勝便把親妹六妹。許配德稱為婚。德稱聞知此女才貌兩全。不

勝之喜。但從小立个誓願。

若要洞房花燭夜。必須金榜挂名時。

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。也不相強。所以年過二十。尚未完娶。時值鄉試之年。忽一日黃勝顧祥邀馬德稱

向書店中買書。見書店間壁有个算命店。牌上寫道。

要知命好醜。只問張欽口。

不通去。黃勝就罵起來道：「放屁！那有只話？」顧祥伸出拳來道：「打只廝。」打歪他的銖嘴。馬德稱兩手擋住道：「命之理微，只說他筆不准便罷了。何須計較？」黃顧二人，口中還不乾淨，却好馬德稱抵死勸回。先生只求無事，也不想算命錢了。正是：阿諛人人喜，直言个个嫌。

那時連馬德稱也只知道自家垂手功名，雖不甚怪那先生，却也不信。誰知三場得意，榜上無名。自十五歲進場，到今二十一歲，三科不中。若論年紀，原不多，只為進場屢次了，反覺不利。又過一年，剛剛二十二歲，馬給事一個門生，又參了王振一本。王振疑心，坐王指使，而後再理前仇。密唆朝中心腹，尋萬群當初做有司時罪過，坐監萬內。著本感撫追解。馬萬群本是個清官，聞知此信，一口氣得了病，數日身死。馬德稱哀感盡禮，此心無窮，却被有司逢迎上意，必要萬兩贖銀交納。此時只得變賣家產，倘是有稅契可查，看有司運自估價官買。只有贖置一个小小田庄，未曾起稅。官府不知，馬德稱恃顧祥係平日至交，只說顧祥家產與他暫時承認。又有古玩書籍等項，約數百餘金，寄于黃勝家內。那有司將馬給事家房屋田地盡數變賣，未足其數，兀自吹毛求疵不已。馬德稱扶柩在坎堂屋內暫住。忽一日，顧祥遣人來言：「府上餘下庄田，官府已知，贖不得了。」馬德稱無可如何，只得入官。後來聞得反是顧家出首。一者恐後連累，二者博有笑臉。德稱知人情好險，付之一笑。過了年餘，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，連走數次，俱不相見。結末叫人送一封信來。馬德稱拆開看時，沒有書柬，止封帳目一紙。內開某月某日某事，用銀若干。某該合認。其該獨認如此，非一次。隨將古玩書籍等項估計扣除，不還一付。德稱大怒，當了來人之面，將帳目扯碎。大罵一場。只般狗彘之輩，再休相見。從此親事亦不提。黃勝也不得杜絕馬家。正中其懷，却合那西漢馮公的四句：正是：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；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。

馬德稱故屋中守孝，弄了衣衫藍縷，口食不周。當初父親在日，也曾周濟个別人。今日自己遭困，却有

誰人周濟守攻的老王。攔攔他把攻上樹木倒賣于人。德稱不肯。老王指了路上幾株大柏樹道。此樹不在坡上。賣之無妨。德稱依允。講定價錢。先倒一株下來。中心都是蟲蛀空的。不值錢了。再倒一株。亦復如是。德稱嘆道。此乃命也。就叫住手。那兩樹只當燒柴。賣不多錢。不過兩日。就用完了。身邊只剩得一個十二歲家生小廝。與老王作中。也賣與人。得銀五兩。只小廝過門之後。夜夜小遺起來。主人不要了。退還老王處。索取原價。德稱不得已。自願減少二兩身價賣了。真好奇怪。第二次去。就不小遺了。只几夜小遺。分明是打落德稱只二兩銀子。不在話下。光陰似箭。看看服滿。德稱貧困之極。無門可告。想了有个表叔在浙江杭州府知府。湖州德清縣知縣。也是父親門生。不如去投奔他。兩人之中。也有一遇。當下將几件什物家伙。托老王賣光路費。聚洗了舊衣舊服。收拾了做一個包裹。趁船上路。直至杭州。問那表叔。剛剛十日之前。已病故了。隨往德清縣投那知縣時。又正遇只几日。因為錢糧事情。與上司爭論。不合。使性要回去。告病關門。無路通報。正是。

時來風送滕王閣

運去雷轟薦福碑

德稱兩處投人不着。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。有年家。又趁船到京口。欲要過江。怎奈連日大西風。雨水上船。寸步難行。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。運往南京。且數南京那几个城門。

神策金川儀鳳門

懷遠清涼到石城

三山康寶連通濟

洪武朝陽定太平

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。到飯店中宿了一夜。次日往科部各衙門打聽。往多年有年家為官的。如今陞的陞了。轉的轉了。死的死了。壞的壞了。一無所遇。乘興而來。不免興盡而返。流連光景。不覺又是半年有餘。盤費均已用完。雖才學伍大夫。冥門乞食。也不免呂蒙正僧院投齋。忽一日。德稱齋投至大報恩寺。遇見有个相識的鄉親。問其鄉里之事。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。德稱在先服滿時。因無礼物。送于學裡師長。

不曾動得起服文書及遊學皇子。也不想如此久客于外。如今音信不通。教官竟把他選考。申與千里之遙。無由辨復。正是

屋漏更遭連夜雨

船過又遇打頭風

德福聞此消息。長嘆數聲。無面回里。意欲覓个館地。權且教書糊口。再作道理。誰知世人眼淺。不諳高低。聞知異鄉公子。如此形狀。必是个浪蕩之徒。便有錦綉心腸。誰人信他。誰人請他。又過了幾時。和尚都怪他的蒿惱言語。不盡不可盡說。幸而天無絕人之路。有个道報官趙指揮。要請个門館先生。同往北京。一則陪話。二則代筆。偶與報恩寺主持商議。德福聞知。想道。乘此機會。往北京一行。豈不兩便。遂央僧舉荐。那俗僧也巴不得這窮鬼起身。就在指揮面前。贊揚德福的好處。但是東修甚少。趙指揮是武官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只要省便。約德福在寺投刺相見。擇日請了。下船同行。德福口如懸河。賓主頗也得合。不一日。到黃河岸。口。德福偶然上岸登東。忽听得一聲喊。猶如天崩地裂之狀。慌忙轉身看時。吃了一驚。原來河口決了。趙指揮所統艤船。三分四散。不知去向。但見水勢滔滔。一望無際。德福舉目無依。仰天號哭。嘆道。此乃天絕吾命也。不如死了。方欲投入河流。遇一老者相救。問其來歷。德福訴罷。老者惻然憐憫。道。看你青春美質。將來豈無發達之期。此去至北京。盤費用亦不多。老夫帶得有三兩銀。權為程啟。說罷。即摸袖子裡。却摸着个空。連呼奇怪。仔細看時。袖底有一小孔。那老者趕早出門。不知在那里遇了剪綵的。剪去了。老者嘆道。古人云。得我心肯。日。是你還通時。今日看起來。就是个心肯。也是个天數。非是老夫吝惜。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。欲屈足下過舍下。又恐路遠不便。乃遣德福到市心裡。向一朋友家借了五錢銀子。為贈。得報深感其意。只得受了。再三稱謝而別。德福想只五錢銀子。如何盤川得許多路程。心想一計。買筆墨。延路賣字。德福寫作俱佳。爭奈時運不濟。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。不過村坊野店。胡亂

買了幾張糊壁。此輩認得什麼好歹。那肯出錢。德稱有一頓沒一頓。半飢半飽。直接到了北京城裡。下了飯店。問店主。人借借紳冊子查看。有兩個相厚的年伯。一个是兵部右侍郎。一个是左卿曹光祿。當下寫了名帖。先謁曹公。見其衣服不整。曹公心下甚為不悅。知是王振的仇家。不敢招架。送上小小程儀。就辭出。再去見尤侍郎。那尤公也是个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。寫一封東帖。薦往邊上。陞總兵處。店主入見。有只封書。料有際遇。將五兩銀子。借為盤川。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為寇。大掠人畜。陸總兵失機。紐解來京問罪。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。德稱在塞外耽擱了三四个月。又無所遇。依舊回到京城旅寓。店主入折了五兩銀子。沒處討取。又欠下房飯錢若干。索性做个宛轉。到不好推他出門。想起一个王兒來。前面街衙有个劉千戶。其子八歲。要訪个下路。先生教書。乃荐德稱。劉千戶大喜。講過束脩二十兩。主人先走一季束脩。自己受用。准了所借之數。劉千戶頗盡主道。送一套新衣服。迎接德稱坐館。于彼自此飲食不缺。且誦讀之暇。重溫經史。再理文章。剛剛坐夠三個月。學生出痘。來太醫下藥。不效。十二朝身死。劉千戶单只此子。正在哀痛。又有刻薄小人。對他說道。馬德稱是个降禍的太歲。耗氣的鶴神。所至之處。必有災殃。趙指揮請了他。就壞了報。那尤侍郎荐了他。就削了官職。他是个不吉利的秀才。不該與他親近。劉千戶不信。免死生有命。却到抱怨。先生帶累了他。各處傳說。從此京中起他一个異名。叫做鈍秀才。凡鈍秀才街上過去。家家閉戶。處處關門。但是早行過了鈍秀才。一日沒來。做買賣的折本。尋人的不遇。出官的理論。討債不是。厮打。定是厮罵。就是小學生上學。也被先生打几下手心。有此數項。把他做妖相看。倘然狹路相逢。一个个吐口涎沫。叫句吉利方走。可憐馬德稱衣冠之冑。飽學之儒。今日時運不利。美得日無飽餐。夜無安宿。同時有个吳監生。居浙中。性硬直。聞知鈍秀才之名。有信有此事。特地尋他相會。延至寓所。叩其胸中所學。甚有接待之意。坐席猶未煖。忽得家書。報家內老父病故。踉蹌而別。復存

於同鄉呂鴻臚。呂公請至寓待以盛饌。方才舉箸。廚中火起。合家驚慌逃奔。德稱因腹內餒餒。緩行了几步。被地方拿他做火頭。解去官司。不由分說。下了監舖。幸呂鴻臚是個有大理的人。替他使錢。免其枷責。從此鍾秀才其名益著。竟無人招接。仍復寫字為生。正是

慣與樵家書壽如

喜逢新歲寫春聯

夜間常在祖師廟開聖廟。立顯廟。只幾處安身。或與道人代寫疏頭。趁几文錢度日。話分兩頭。却說黃病鬼黃勝。自從馬德稱去後。初時還怕他回鄉。到宗師行點。不見回家。又有人傳信道。是隨趙指揮糧船上。京被黃河水決。已覆沒矣。心下坦然。無慮朝夕。連勒妹子六暎改聘。六暎以死自誓。不事二人。到天順晚年。鄉試黃勝當鄉。賄賂買中了秋榜。里中奉承者。填門塞戶。聞知六暎年長未嫁。求親者且不斷門。六暎堅執不從。黃勝也無可奈何。到冬底打算行李。往北京會試。馬德稱見了鄉試錄。已知黃勝得意。必然到京。相起前恨。怕與相見。預先出京避躲。誰知黃勝不耐功名。若是有家學。問上得米的前程。到也埋之雪。然不好在心裡。他原是買來的舉人。小人來君子之器。不覺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又將銀五十兩。買了個勸合馳驛到京。尋了个大大下處。且不去溫習經史。終日穿花街。過柳巷。在院子裡。樣子家行樂。常言道。樂極生悲。惹了一身瘡癤。科場漸近。將白金百兩。送太醫。只求速愈。太醫用輕粉。却約數日之內。身體光鮮。草草完場而歸。不勾半年。瘡毒大發。治之不效。嗚呼。最哉。死了。既無兄弟。又無子息。族間俱來搶奪家私。其妻王氏。又沒主張。全仗六暎一身。內支喪事。外應親族。按譜立嗣。眾人喜服無言。六暎自己。也分得一腰家私。不下數千金。想起丈夫復舟之消息。未知真假。費了多少盤川。各處叫人打探下落。有人自北京來。傳說馬德稱未死。落泊在京。京中都呼他為鍾秀才。六暎是個女中之王。其有才幹。收拾起輕重銀兩。帶了婢僕。催下船隻。一連來到北京。尋取丈夫寓所。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

華純乃將白金百兩。新衣數套。題作書。封定。當差家人王安。迎接丈夫。吩咐道。吾如今便與馬相公。援例入監。叫馬相公到此。讀書應舉。不可遲延。王安到龍興寺。見了長老。問福建馬相公何在。長老道。吾只止有个鍾秀才。並沒有个什麼馬相公。王安道。就是了。煩引相見。和尚引到大悲閣下。指道。旁邊桌上寫經的。不是鍾秀才。王安在家時。曾見過馬相公幾次。今日雖盤纏。如何不認得。一見德稱。便跪下叩頭。馬德稱却貧賤寒微之中。不料有此一時。想不出來。慌忙扶住道。足下何人。王安道。小的是將樂縣黃家奉小姐之命。特來迎接相公。小姐有書在此。德稱便問道。你家小姐嫁歸何宅。王安道。小姐守志至今。誓不改過。因家相公近故。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。要與相公援例入監。請相公早卜行期。德稱方才開紙細看。原來是一首詩。詩曰。

何事蕭郎戀遠遊

應知烏帽未籠頭

國南自有風雲使

且趁雙鸞集鳳樓

德稱看罷。微微而笑。王安呈上衣服銀兩。且詢起程日期。德稱道。小姐盛情。我豈不知。只是吾有言在先。若要洞房花燭夜。必須金榜挂名時。向因貧困。學業未充。今幸有餘資。可供燈火之用。且待明年秋試得中。後方可與小姐相見。王安不敢強逼。求賜回音。德稱取了寫經餘下的。寫一幅。答詩四句。詩曰。

逐逐風塵已厭游

而今剛許見俳頭

婦娘風有

在約

莫道蕭郎出鳳樓

德稱封了詩。付與王安。王安生夜回京。回復了上。

小姐拆詩看畢。嘆惜不已。其年天順爺北狩。遇土木之變。皇太后權請郎王攝位。改元。

在寓內得了。小人信。

是泰奸賊。聞王王振全家抄沒。凡劾劾王振吃虧的。加官賜蔭。黃小姐

美食。已不是從前了。和尚們曉得是馬相公馬公子。無不欽敬。其年正是三十三歲。交逢好運。正應那張

鐵口先生推其之言。可見

萬般皆是命

半點不由人